

人倫部

婚姻

闊閭婚 不娶同姓 卜相婚 師交婚 姑姨婚 舅甥婚 既貴婚
有疾婚 腹婚 幼婚 晚婚 再婚 再嫁 強婚 辭婚 並附

擇壻

擇婦 不假擇 不必擇 並附

翁壻

夫婦

賢妻

喪妻

寡妻

出妻

妬妻

寵妾

婢妾

娼妓部

娼妓

奴僕部

奴僕

事文後集

1加³
160
415



外
六
[Faint blue grid with illegible text]

[Faint red seal]

11. 3
R 160
15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婚姻 不娶同姓 卜相婚 閥閱婚 師友婚
姑姨婚 舅甥婚 既貴婚 有疾婚

腹婚 幻婚 晚婚 再娶

強婚 辭婚 餘見擇婿擇婦門

辭書要語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後漢順帝紀注婚者昏時行禮
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白虎通婚有六禮納采將為婚
灼通其言然後使入納其采擇之禮問名問名上於廟
用鳳為贄蓋取陰陽往來之義也納吉納吉得吉兆



利 268 八

傳文類身各集卷之十三
復使往納徵不用艾纁請期由夫家以得吉日親迎及納采開
婚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曲禮念二姓之好上以事宗
廟下以繼後世也同上三十日壯有室女二十而嫁婦人年十
五許嫁笄而字之曲禮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以此防民
民猶有自獻其身者坊記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曲禮
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婚禮不賀人之辰也郊特牲娶妻
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注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坊記
取則為妻曲禮凡行事必用昏注遣使行玄纁吉禮必用昃
時親迎乃用昏時昏禮婿執鴈而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婿出
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共牢而食合巹而酌同上父醮子
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毋施衿結帨勉之曰無違宮事及門內

施錨申之以父母命儀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判也得相男女
成人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合合而成夫婦判判
妻入子者皆書之周禮桃夭婚姻以時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注婦人謂嫁曰歸國風標有梅男女及時
也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方注喻始衰也同上士
如歸妻迨冰未泮注正月中以前也瓠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谷風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泉水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注三星
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
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萊於野
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故云得其時也
綢繆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伐柯丈夫

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滕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同上線因鉗而入女因媒而成淮南子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文中子非有葭莩之親注葭裏之白者喻輕薄也漢書姻不失親古人所重南史王元規傳

詩句作嬪君子室顏延結髮為夫婦恩義兩不疑蘇武結髮辭

嚴親來為君子仇建結髮事君子衣袂未嘗分梅聖三日入

厨裏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王建一來取高

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土群韓送陸贄老婦願嫁

女約不論資財韓寄崔不厭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宮王維

古今事實

冰上人

晉索統字叔徹世為通儒明術數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媒介事也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

月下老

常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異人倚囊坐向月檢書曰此幽冥之書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爾固曰囊中赤繩何用曰以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媪女也固逐之入菜市見媪抱一歲女且兩老人指示固怒磨小刀付奴曰殺彼女當賜汝萬錢奴翌日刺於稠人中

纒傷眉間後十四年固以父蔭忝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
年十六七容貌端麗而眉間常貼花鈿未嘗暫去逼問之曰妾
郡守之猶子也父卒於宋城任時方襁褓乳母鬻薪以供朝夕
嘗抱於市為賊所刺眉間之痕尚在故以花鈿傅之固感其言
因盡述前事始知月下老非虛謬也後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
定婚店續幽 婚姻必以媒灼亦由前定故以二事先之

侍執巾櫛

晉太子固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
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
圖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固遂逃歸信二

因婚報德

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及昭王奔鄖楚大夫鍾建負
季芊以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
負我矣以妻鍾建定以為兼尹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
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
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
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
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忠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
事之因妻以女後官至太子太傅封魯國公

富人莫與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及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愧
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

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負見之喪所獨視侍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鹿為門然
 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
 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與之女負曰固有矣如
 陳平而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
 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
 嫂如事乃母平既娶張氏資用益饒游道益廣

棄妻別娶

後漢竇玄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棄妻
 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且以遠彼日以親衣不
 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不棄糟糠

見夫婦門

遣妻遭罵

見出妻門

喜畢婚嫁

向長字子平男女婚嫁畢遂恣意遊五嶽及諸名山 謝靈運

謂子尚曰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

練裳遣嫁

後漢逸民戴良有五女家貧母有求婚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
 筍木履而遣之

賣天遣嫁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瘡率薄乃令移厨帳助
 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辨

僭不愜意

謝奕女道韞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未詳見兄弟門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婚嫁相顧

諸葛恢大女適庾會會被蘇峻害其女改適江影次女適羊楫子衡娶鄧攸女于是謝尚書求婚小女乃云羊鄧是平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世說

箕帚訓女

庾亮孤兒女曰芳將嫁亮乃刈荆荻為箕帚以訓誨之以色為主見喪妻門

烏羊為禮

宋孔淳之性高尚居會稽與徵士王敬弘為外之交敬弘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轆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種玉得婦

楊雍伯嘗設漿給行旅一日有二人就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於所種得雙璧遂娶之搜神記

三十未婚

顏延年好讀書無所不覽行年三十猶未婚南史

射孔雀目

唐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
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閱數十
皆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牽絲得女

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為養元振曰知公有五女未知
孰醜張曰吾女各有姿色郎不知誰是匹偶使五女各持一線
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得第三女果
有姿色天寶遺事

招客不至

宋璟為相王毛仲嫁女秦玄宗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
知汝所不能致者宋璟也明日謂宰臣曰毛仲有婚事卿等宜

悉詣第既而日中璟方至先執酒謝恩飲不盡戶遽稱腹痛去
善詭成婚

柳子厚云亡妻楊氏今禮部郎中凝之女許嫁於我柔日既上
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崇重友道於郎中最深暑雅好言始
於善詭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
言也墓誌

荒陬無婚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脩書言情曰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
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綫

女妻遊士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

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見招妻以孫女便慈跡於此至移二霜焉

聘用檳榔

唐南蠻歌羅其俗嫁娶納檳榔多至三百盤

禁以凶婚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太常卿帝見鄭餘慶所為書儀有起復冥婚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善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增損其書

斥去羅幔

范艾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若持

至吾家當火於庭遺事

謂不知禮

以下係不娶同姓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女嫁同系

晉劉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山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胡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議為婚可也

占鳳其昌

以下係卜相婚

懿氏上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左

相人無如

漢單父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曰臣少好相人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弱息願為箕帚妾

巫女相貴

黃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

寧父貧賤

呂範少為縣吏有姿容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其母欲勿與劉氏曰觀日子衡寧父貧賤耶遂與之吳志 遣人相婿

陳州刺史王當有妾集州縣文武官令表天綱擇婿天綱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時人笑之乃元崇也定命錄

後貴且壽

楊於陵登第調潤州句容縣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如楊生者生子必位宰相以女妻之既而生嗣滉復撫其頂曰名位皆踰其父楊門之慶也竟如其言

女手相貴

王克正仕江南歸宋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唯一女十餘歲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觀其捧香奉佛手相甚

貴後數年陳晉公恕奏知政事一日便坐太宗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惟一女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國夫人如陳之相也

假作美壻

祖龍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跳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離婚曾慥詩話

販鬻松楨以下係閩閩

唐太宗以山東崔盧李鄭世家衰微已無冠蓋猶負時望婚姻

之間猶多邀錢幣販松楨人謂賣婚命高士廉刊正其姓氏

必求四姓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與張氏親者皆為甲門四姓鄭氏不離榮陽岡頭盧潭底李士門崔皆為顯族國史補

不附宰相

王義方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妻以兄子以下係師友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以已子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傳通經籍

後漢馬融有俊才。初京兆犇。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傳通經籍。相奇其才。以女妻之。

奇其清苦

後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宣官司隸。杖尉子永中。與初為魯郡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大夫人寧復識挽鹿車不。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安敢忘乎。

覓一快婿

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婿。惟有心於延明。別設一席。曰。吾有二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序婦翁文

李漢少事韓愈。厚知其最厚。愈以女妻之。嘗編昌黎文。仍為之序。性似我家。以下係姑姨舅甥。

李膺之姑為鍾皓兄之妻。生子瑾。好學。慕古。與膺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脩嘗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

下玉鏡臺

溫嶠姑有女。屬嶠。嶠自育。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得如嶠如何。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後日嶠報姑云。已得婿矣。門地材品。

俱不減。囑因下王鏡臺一枚為聘。姑大喜。及交婚禮。異姑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潘楊世親

楊經字仲武。潘岳作謀文云：藉二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以姨繼室

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必登。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宮。焜耀先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諱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公齊先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

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襄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嘉之。遂成婚。昭二。

擇娶九姨

罷圖劉公擘。未第前。娶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入既而。劉公登科。晃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有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親故也。夫人諾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線。及第豈得便揀。點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

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几枕皆至太官七姨後適
閔生竟不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青箱雜記

再娶小姨

歐陽公脩與王宣徽拱宸同為薛簡肅公子偕歐陽先娶長女
王娶其次後歐陽再娶其妹故當時有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
夫作小姨夫之戲係詩話附見于此

欲娶母黨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日吾母多而庶鮮
吾慾舅氏矣

戲呼王郎

王仙客劉振之甥也振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穉戲弄

相狎振妻嘗呼仙客為王郎子

母黨為重

老蘇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手之才詩曰汝
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嫁娶重母黨雖我不肯
將安云

婚姻一部其目頗多若詩話摘出於古今文集之後恐難

檢尋故附見逐門庶便檢閱此變例也後皆倣此

娶後及第以下係既貴而娶

唐相白敏中始娶已朱紫矣嘗戲其妻曰接脚夫人 表筠娶
蕭安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詩贈之曰細看月輪還有
意定知丹桂近嫦娥

未第不娶

富文忠公嘗謂邵伯溫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當先公先夫人時未第決不許娶聞見錄

未第而娶

王沂公曾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為相適求婿語夫人曰吾得婿矣及舉公姓名曰此人此科必第後亦當為公輔是時呂文穆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之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及唱名果第一

聘後登第

杜祁公少時安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以厚遇之與縣之太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

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也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第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但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與教兒讀書者兄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慙而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聞見錄

雖盲亦娶

以下係有疾而娶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慚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肯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其子翼納之時人

嘆其義識 唐孫泰姨老以一女為託且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次姨卒泰娶其長或詰之答曰彼有廢疾非泰何適

不許疾辭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曰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後生五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丞相汲公是也 後山叢談

不肯前約

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有女約與為婚契濶數年廷式登第歸鄉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盲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女家辭以疾且自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其妻相携而後

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美行遂為之滯畧後妻死哭之極哀東坡高其行為文以美之 夢溪記

指腹為婚

以下係腹婚

賈復與五校戰大破之復傷瘡甚光武大驚曰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

死不失信

常放字元直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及為北徐州刺史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南史

幻議竟娶

以下係幻婚晚婚

周恭叔自太學早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鬢竟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伊氏言行錄

六歲見奇

傳咸宜陽人六歲隨母省繼外祖母嚴氏嚴氏曰此千里駒也以其妹之女妻之

老不相見

齊何點隱居不仕絕婚何尚之強為娶任氏禮畢將親迎點涕泣求執本心遂罷既老又娶魯國隱者孔嗣女雖婚亦不與妻相見別字以處之人莫論其意孔融為詩嘲之曰惜哉何處士薄暮遘荒淫南史

耳順方娶

陳嶠字景山數舉不遂暮年獲一第鄉里以儒家女妻之時年近耳順矣合卷之夕嶠自作詩云彭祖尚年八百歲陳郎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南部新書

妻譏年老

盧家有子弟暮年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崔有詞翰結婚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更晚不見檀郎年少時南部新書

昏謬貽笑

處士陳耽閩人有詩名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爾安乎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褐之下有此珍美嗣主徵之或問細君置之何所答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

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曰
鑰匙已付之矣聞者絕倒江南野史

嘲老娶小

見年齒門

妻亡再娶

以下係再娶

衛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謂婦翁冰清女偕玉潤以天下大
亂移家而行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
簡曰昔戴叔鸞嫁女惟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
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

戲老再娶

劉原父再婚歐公以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
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西清詩話

生子再嫁

以下係再嫁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姘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
管於葵生一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
外妹於施孝叔卻孿來聘求婦於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
曰鳥獸猶不失禩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一子
於卻氏卻氏亡歸一子於施施逸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
不能庇其仇儻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
誓施氏成十一

再嫁被誑

諸葛恢女嫁庾亮子會為婦既寡不復出嫁女性兇強無有登
車理極既許江影婚乃移家近之後誑女曰宜徙於是家人下

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不復得出矣江暮來女哭罵彌甚積
自漸歎江暝而入宿但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江乃詐厲良久
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
自是天下之男子卿何事而乃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
語女默然自慚情好遂篤恠女既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
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世談

正坐莫犯

荀采爽之女為陰瑜妻而瑜早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奕采入郭
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按劍正坐郭不敢通

續弦膠 借用

漢武帝時西海有獻膠五兩者武帝射於甘泉宮忽有絃斷西

使乞以所進膠續之弦兩頭遂相看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
悅因名續弦膠博物志

強委禽 見僚婿門 以下係強婚

何愛一女

孫破虜吳夫人早失父母與弟景居破虜聞其才貌欲娶之吳
氏親戚將拒焉夫人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

妻宦官女

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傅不娶轉以妻荀彧或
父緄慕衡勢誠或娶之為論者所譏臣松之云時閭豎用事四
海屏氣尤懼唐衡威權莫一順則大親俱安違則大禍立至斯
以存易亡之由昔將詡娶於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

何傷乎典畧

齊大非耦以下係辭婚

鄭公子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今乘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

以妻讓兒

蒼梧遜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家語

辭以與弟

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注言欲立功娶卿相之女也

畏盛固辭

漢雋不疑字曼倩為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

大固辭

以遠悔婚

王褒傳初與管彥為友約男女婚姻彥後英父於洛陽褒遂別嫁其女謂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今賢兄英父洛陽前京邑豈吾結好之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夜曰豈有英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何婚之有

在途追還

魏袁術字公路為子索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途追還絕婚

一語謝絕

謝尚書哀求婚諸葛恢小女恢曰我不能與謝哀兒婚

女不妻兵

王述字懷祖子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省覽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而以女妻其兵耶

因隙絕婚

王珣兄弟皆謝氏婚以猜嫌致隙大傳遂與珣兄弟絕婚

過在離婚

王獻之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答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蓋獻之前妻郗曇女也

一語敗盟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進士侯溫為子偕且有旨矣夫人盧氏曰身為宰相願為我偕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子為偕必為

入呼作白侯敏中乃止

古今文集

雜著

舅姑虐婦

世有疑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貧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教成婦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顧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為鄰何況結交乎避之哉避之哉顏氏家訓

百子帳

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為宜而其制度則非存

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戎虜時穹廬佛廬之具禮之微者也
捲柳爲圈以相連鎖可張可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
亦非真有百圈也 朱語錄

坐鞍不經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大爲可笑今之士族當婚之
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及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
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乖謬如此士大夫不知禮
法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 歸田錄 宋初婚姻坐女於馬鞍之
側此胡人尚乘鞍馬之義也 蘇氏演義 今娶婦家新人入門
鞍馬此其始也 酉陽雜俎

結髮無義

程正叔言婚姻結髮無義欲去之久矣言結髮爲夫婦者只稱
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
合髮子耶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 語錄

嫁娶不同

安定胡先生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或問
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事舅
姑必執婦道 曾效滌記

勿慕富貴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
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
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

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
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
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不可論財

司馬溫公曰文中子曰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
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
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女者亦有既嫁而後欺給負約
者是乃駟僮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
既被欺詒則殘虐其婦以摠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
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

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
家往往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
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為婚姻也

不可幻許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
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
仍或從官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連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
尉書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
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古詩

古樂府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來。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議婚

白居易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聲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樓羅襪。見入不斂手。嬌痴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更。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珍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長媒。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

婦意何如

朱陳村

白居易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紛紛。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新。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民。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疎居有族。少長遊有群。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即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我生禮義鄉。少小孤且貧。亂離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親。存者終日別。逝者隔年聞。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一生苦如此。長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三

無尋字

美陳村民

新婚別

杜甫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乘路旁結髮為妻
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起
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
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歿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
勢及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自嗟貧家女父製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
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乖迳與君永相望

長干行

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遊林弄青梅同居長干

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
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
君遠行瞿塘滯滸堆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門前舊行迹一
一生蒼苔苔深不可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
遠直至長風沙

律詩

兄弟同夜成婚

鄭軌 英華

棠棣開雙萼天桃照兩花分庭令佩響隔扇偶粧華
迎風俱似雪映綺總如霞
合宵二神女併在二仙家

題陳季常所蓄朱陳嫁娶圖

蘇子瞻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嫁崔盧。

又

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

詩話

寒脩為媒

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寒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按離騷云。求宓妃之所在。今寒脩而為理。寒脩古賢媒。

紅葉題詩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衢流一紅葉。上有一句云。殷勤謝紅

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篋中見一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中亦得紅葉。即祐所題詩。於是相對感泣。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青瑣高議

桐葉題詩

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樓上倚闌。有大桐葉飛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辭心中事。桐葉下庭除。書我相思字。侯貯小帖。凡五六年。方上任氏為婚。嘗諷此事。任曰。此是妾書桐葉之詩。爭得在君處。侯以合書校之。葉上無異。王溪詩話

戰袍中得詩

戰袍中得鎖。並見宮殿門。

繫臂事始

杜牧之詩云：絳燭猶籠繫臂紗。後學不詳，常見服式變古錄云：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絲繫其臂。大將軍胡奮文泣呼，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云繫臂者。續古事也。侯鯖錄

作催粧詩

唐雲安公主下嫁，詔陸暢作催粧五言，曰：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因其吳音捷，才以詩嘲之云：一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遣吳歛入漢宮。或曰宋若蘭姊妹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正朝偶逢秦女學。

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鳥鳥噪鵲橋。六宮大叱

兩女乘龍

楚國先賢傳：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之女。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杜子美云：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宋景文公云：承家男得鳳，擇婿女乘龍。皆謂此也。

不要其女

高越燕人舉進士，文價諳然。鄂帥李簡賢之，將妻以女。越切諭其意，賦鷓鴣子詩一絕書於壁，不告而去。詩云：雪爪星眸衆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因詩求婚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

窓下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此二十八字媒也。漁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類聚後集卷之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擇婿 擇婦 不暇擇 附

羣書要語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 標梅 可為求佳對 晉元紀 擇對
不嫁 孟光傳 男女之族各擇德焉 文中子

擇婦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閔雅 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 谷風 嘉耦
日妃 威二教 以婦德 婦言 婦容 婦功 昏義

不暇擇婦 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 注 娶妻本為繼嗣 而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十三

有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取者孟子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孔叢
子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圖書

古今事實

求先聖裔

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
取大夫雖父祖為王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長十尺武力絕
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二女莫對
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
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
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家語

兒有奇表

後漢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故蒼梧太守同縣
甘公見謙容貌異之許妻以女其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
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坦腹東牀

郝鑿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牀褊觀子弟門生歸謂
鑿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惟一人在東牀坦腹獨
若不聞鑿曰此正佳婿及就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莫近禁齋

晉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子婿但似劉莫長王子敬
便是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纔小富貴便與人家事珣對曰謝
現雖不及真長子敬帝曰如此便是未幾帝崩袁宏欲以女妻

謝琨珣曰鄉莫近禁齋初元帝即位建業公私窘罄母得一狍以爲珍美項上一齋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敢食也于時呼禁齋故珣因以爲戲後琨尚主襲父爵

覓一快婿見師友門

帝嘆佳婿

獨孤郁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憲宗嘆曰德輿乃君佳婿

不與凡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王適瓌奇負氣謂媒姬曰吾明經及第郎官人姬諾公曰若官人即取文書來適計窮吐實姬曰無苦我祇得一卷書粗若吾身

者我袖以往公未必取視適如其言公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遂以女適王氏韓文公

擇婿無如

楊於陵釋褐爲句容主簿時韓泚性剛嚴必接遇且慎與可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泚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柳從其言遂以女妻之楊累官戶部尚書

脚踏擇配

段儀曰吾女志行不凡故且脚踏以擇良配

笑碧鸛雀

常詵有女擇所宜歸見裴寬不以苞苴汚家於園內瘞或人所

餽之鹿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之矣明日帷其族使觀之時
寬衣碧瘦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

必求佳婿

杜祁公衍既貴有女其夫人鍾愛必求佳婿衍以文章器業為
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委以擇婿

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母憂權掌西監一日晏
謂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一舉子富臯張
為善皆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晏即取富
臯為婿後改名即鄭公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筆錄

擇於學舍

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一二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故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特取名士

孫明復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
相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
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翁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
固辭又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
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石介與其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
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
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族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
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妻之

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夫莫不賢之先生用富弱
薦除國子監直講澠水燕譚

自擇子南以下係女自擇婿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於
二子使女自擇焉子哲盛服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
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哲信美矣子南夫也遂適子南
公孫楚也

食東息西

齊有二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
則右袒其女兩袒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
家富而醜西家貧美也

幃中觀婿

王渾妻鍾氏琰女亦有才爲求賢夫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
令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觀之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披乎此
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以婚其人數年
果亡

戲有所慕

臨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終終
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異苑

紗窗自選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門地之家求之不允林甫聽事壁
間開一橫窗飾以雜寶蒙以絳紗使六女戲於窗下每貴族子

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簡斥數婦以下係擇類

梁鴻字伯鸞家貧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
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
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篋作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
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
婦妾亦復幾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
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乃衣綺縠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
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
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名之曰德耀字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以耕織為業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舍之於家

為娶長妻見形貌短少門

擇取醜婦

蜀黃承彥高爽開列為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家
有醜女黃頭黑色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鄉
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彥醜女

見女求聘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仲將之女普門至孤陋甚非其耦君
見其女便求聘焉司空王昶以其痴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既婚果有令姿叔德高爽英邁生東海母儀冠族或問何以知
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以此知之世

事類彙編卷之四

何必齊宋以下係不必擇

豈其娶妻必齊之美豈其娶妻必宋之子衡門

不在貴族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遠求小
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
法反生癡子

不擇高門

賈詡嫁娶不擇高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擇婦難於擇婿

世人多謹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繫甚
重豈可忽哉程氏遺書

詩話

女識大魁

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文卷
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
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納為婿來年果狀頭及
第纔過殿試即赴佳姻催粧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
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至官舍迎內子入
庭花開乃題詩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
細君來南部新書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十四

七

翁婿

僚婿附

羣書要語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爾雅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青城山記太山有老父，失其姓名，今人稱人婦翁亦曰泰山，不知何所據。或者出此訛以傳訛耶。神仙傳俗呼人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嶽丈或嶽丈樂丈耳。本朝孫持正云陳後王曰：婦父乃是翁，比奈何不敬。煩翁通鑑

女洛黃氏倩，注倩，女婿也。東洛間謂婿為倩。史記館甥，注禮妻

父曰外舅，謂我為舅者，吾謂之甥。萬章少婿。蘇秦傳家翁子，則出贅。賈誼策丈夫乃是兒，例。陳後主云乃命長嗣為君，半子。劉禹錫祭陽羨子文

僚婿江東呼同門為僚婿。爾雅瑣瑣姻婭，注兩婿相謂曰婭。大雅譚公維私，注姊妹之夫曰私，碩人又曰友婿。漢書

古今事實

祭仲殺糾

祭仲專，公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烹字于郊，吾感之以告。祭仲殺雍糾，沈諸周氏之注。也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威

不禮婦翁
陳涉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不辭而去

誣過婦翁

後漢明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搃婦翁不過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之三娶皆無妻父

水清玉潤

樂廣字彥輔時人謂之水鏡壻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人謂曰婦翁水清女壻玉潤

翁壻不協

謝安壻王國寶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國寶乃譖安於道子

使離間之於帝武紀

翁抑其壻

華廩有才妻父盧毓典選廩年三十五不得調謂妻父癡

謂妻父癡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就女索錢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為妻父官

封德彝即楊素之婿素為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南部新書

翁婿皆貴

郭子儀七婿皆貴顯朝廷

此翁可人

王適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韓墓誌

翁婿能詩

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多歸重李頗走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挹以友妻之

婿為牛子

唐帝御延喜門見回紇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婿牛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

婿不開翁書

潘炎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以德報怨

李彦允薄其婿崔貞後崔救李弟死

婿復得婿

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為婿其後為丞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為樞相

叔隗季隗以下係僚婿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信二十一

哀侯息侯

蔡哀侯取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
而見之弗宿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主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
伐之楚子從之

彌子子路

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
我衛卿可得也然子路在弟子中號為好勇而彌子瑕至以色
悅入乃為友婿
為友婿辱

嚴璃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為友婿所辱願為會稽太守

兩女乘龍見婚姻詩話

太橋小橋

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橋公兩女皆國色策自
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
為婿亦足為歡

耻為吏屬

謝晦庾登之俱曹氏婿為荊州刺史請登之為長父登之意甚
不愜到廳戕惟言即日恭惟初無感謝之言

兄弟同婿

崔休弟之子愍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為

子陵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冷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友婿異黨

王懿恪歐陽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婿後文忠為參政吏擬封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曾任宰相者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公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古今文集

雜著

翁婿俱賢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婿趙參政昌言之婿為王文

正且王文正且之婿為韓忠憲琦呂惠穆公弼之婿為韓文定

忠彥李侍郎虛已之婿為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婿為富文忠弼

楊尚書察富文忠之婿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婿為賈文

元昌朝曾宣靖公亮此類甚多不可悉數而其後名位風節往

往相似前伐所不及也却歸編

古詩

送外舅郭大夫槩西川提刑

陳無已

丈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驥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后山以貧故妻子常寄食槩家

和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

蘇子瞻

婦翁不可搗王郎非嬌客十年為從學苦淡共隱厄燕雀喚鴻
漸犬羊睨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冰釋平生五車書纒吐
三策已作謫薰天金朱果何益君窮一窻下風雨更削迹詩工
知學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情贅頰舍不暖席南冶從東來不
同被嘲劇師儒難並世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律詩

呈外舅孫莘老

黃魯直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為鱸魚去收取聲
名四十年

詩話

婿為所薄

羣書要語友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父子兄弟弟夫夫
嬖嬖而家道正矣家人無攸遂在中饋吉同上與脫輻夫妻反
自不能正室也小畜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中庸夫婦和家之肥也禮運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齊謂共牢而食郊特牲夫者婦之天喪服傳外言不入於梱
內言不出於梱曲禮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
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郊特牲君子偕老詩牝
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未有仇儷淫仇敵也儷偶也昭
二子太叔曰不能充身焉能充宗昭公夫婦有別滕文男女居
室人之太倫也萬章

詩句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杜藁帖今何在古樂府佳人應

古今事實

相敬如賓

季白使過，真見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婦殺其夫

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御問何以知之，曰：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道悅桑婦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

張延賞，選賢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時，選進士韋臯，詔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苗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贖。臯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一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臯也。非韓翱。苗氏曰：若韋臯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氏，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濱，郭圍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因風塵，當時甚媿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唐宋遺史

張敞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嬀有司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舉案齊眉 見擇婦門

不棄糟糠

宋弘為太尉時帝妹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羣臣以微觀其意王曰宋弘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王坐於屏風召弘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迴謂王曰事不諧矣

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貧不易妻

車載故妻

朱買臣字翁子嘗賣薪樵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饑寒呼飯食之及買臣為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故妻復還

後漢黃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入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疑毋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嘗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

齊禁囚妻

後漢周澤字稚卿為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以為子犯齋禁收送詔獄

復搏妻面

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撻胡至以復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撻妻之人面非受復之地劉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朝慶遂絕

勸妻忍貧

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

知卿堪作夫人否耳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及千乘而無媵媵焉

妻請親友

山公與嵇阮契合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謂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獍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反耳公曰伊妻亦嘗以我度為勝諱默然

婦慕參軍

見嫂叔門

妻卿其夫

見稱呼門

疾其婦貪

王衍字夷甫常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

夫惡新衣

桓車騎中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妻自負薪

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為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

不能刑妻

齊謝朓為王敬則婿曾生敬則其女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鎮朝日卿大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

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反自復諧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妻嘗妒乃罵秀為絡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太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夫人可從其例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世談

織回文詩

晉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蕙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以贈滔死轉循環以續之辭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愛妻過篤

晉書卷之七十四

魏荀奉倩粲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夫婦能飲

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為吳興太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化為鴛鴦見鴛鴦門

奪賣餅妻

唐寧王猷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媚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淫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防妻過甚

李益與李質齊名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腐尸之譚時謂妬癡

縱妻通姦

紀處訥妻武三思婦姦也縱使通三思由是為大府卿

義士還妻

唐劉震之女無雙幼時許其甥王仙客未成婚朱泚之亂震夫妻死無雙没入掖庭仙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為縣尉至長安驛忽有中使押內家三千人往元陵洒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明日去我後園中取書送郎書後云嘗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今能求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玉半歲古

事類彙編卷之十四
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蘋假作中使賜無雙死二百後以親屬贖屍以與仙客救療得愈押衙自盡仙客與無雙偕老襄鄧間太平廣記

妻可畏三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云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本事詩

河魁在房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日有與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監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須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荆湖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夫妻封號

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者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

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予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朱語錄

古詩

古樂府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峨峨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

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練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屢屢歌

百里奚為秦相。上作樂所。負滄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弦而歌。此因尋問之。乃其妻云。風俗通。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狀雌炊。屢屢今富貴。忘我為。

陌上桑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邯鄲人有女名羅敷。邑人千乘。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敷乃

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采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着帽頭。耕者忘其耩，鋤者忘其鋤。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亦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以識夫婿，白馬從馬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漉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誓，向上頗有鬚。盈盈公相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贈內 白居易

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况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飲食，不過飽與温。蔬食足充饑，何必膏粱珍。綵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貧苦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太行路 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為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此美人猶怨悔。何況

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為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為君盛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行路難。不在山。不在水。在人情反覆間。

律詩

別內赴徵

李白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儻佩黃金印。莫學蘇秦秦五下機。

妻初授邑號告身

白居易

弘農舊縣受新封。鈿軸金泥告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

號有何功。花牋印了排。巢濕錦標裝。來攬手。紅倚得身名。便備。墮日高猶睡綠窻中。

詩話

作白頭吟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曉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云。今日斗酒間。明白溝水頭。蹀躞向溝上。溝水東西流。又云。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西京雜記

賣鏡復合見鏡門

代詩諷友

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山谷戲代乃妻林夫人作款

乃歌二章與之云臥冰泣竹慰母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花上盈
盈人不歸桑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
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
林鳥反哺兒

妻詩餞行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
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璞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
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白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
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
乎老妻不覺大笑而止侯鯖錄

圖形寄夫

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鏡自圖
其形并詩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莫漸
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楚材遂歸如初雲溪友議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四

終

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
所甘不過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韓
詩外傳

妻羞其夫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及其
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施從良人之所之
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願
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
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妻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離下

妻戒直言

伯宗每朝其妻必告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

於難伯宗不從故及左

妻戒驕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闚其夫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
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之妻曰晏子相齊名
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為入僕御然
子之意自以為足是以未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
實對薦為大夫

妻戒拾遺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
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活其行乎羊子大
慙乃捐金於野

妻戒夫學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怪問故羊子曰久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趣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蚕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積廢時月夫子積學當自知其所以下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妻勸夫隱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委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列子

妻贖夫罪

蔡琰重嫁於董祀祀犯法當死琰詣曹操逢首徒行請罪音辭清辨旨甚哀痛操乃出祀罪

妻訶夫泣

漢王章與妻居冬無被臥牛衣中涕泣妻怒訶曰京師尊貴者誰如卿卿不自憤激乃反涕泣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曰人當知止不從竟死獄中

妻勸夫仕

謝安妻劉琰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奇其清苦見婚姻門

古今文集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五

詩話

妻詩勉夫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蔥蔥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妻詩勸戒

昔有居士庠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襪宮鞋巧樣新慙慙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其規風婉切亦不失其正者也

喪妻

羣書要語老而無妻曰鰥梁惠喪其妃耦詩序

鳥獸猶不失儷左

詩句恹來醒後旁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元稹悼七一杯謾道

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李鴈門悼七

古今事實

不更娶

魯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漢王駿為少府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魯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者妻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故止

慢服免官

廬江太守周龜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二年之喪既除而享春秋猶譏况龜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追請免龜官顛等知龜有喪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服除作詩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以色而傷

魏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且以色為主聘曹洪女有色專房歡宴後婦病亡未殯傳叔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叔曰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有傾城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歲餘亦卒

葬玉埋香

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云深深葬玉鬱埋香

占夢妻二

事之類身行集 卷之十一 五
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贍將歸夢炊曰中問王生王曰君歸
不見妻矣曰中炊無金也賈客歸妻已卒

哀警妻二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警卒娶之後庭式倅密州而妻
死庭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
生於色公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
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
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為妻耶軾深感其言

坡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傷性賦

劉禹錫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豈至言耶
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闕弗遂也作賦以傷之與夫覽
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重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
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
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
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且而潛暉飄寒偏反之萋條忽罅游之
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
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按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途負販之
夫同荷均擘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沫漣
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豕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

雄雌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日
淒涼兮心伊鬱兮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焉沐
今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圍蹉跌鞶囊附臂兮餘馥歲雜誠
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癡曉然有難狀之慕漠然減好美之
姿指遺桂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入云兮物改其
容寶瑟僵兮弦柱絕理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虎峴多風隙
駒晨轉窻蟾夜通步搖昏兮網粘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蛭蝨閱
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
翩翩於是非求襁褓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
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
日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天無遺昔

悲之來兮憤余心洵如行波漸浸淫悵緣情而莫極思執禮
以自箴已焉哉冉冉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
鼓而興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
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獨累歎而長吟

悼往賦

黃魯直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根兮秋日將落髮鬢兮夢與神遇顧
瞻光原兮豈其可作我有悲秋之羽蟲兮自傷時去物改擁舊
柯而孤吟四郊莽蒼聲斷裂兮久而不勝其歎音生平之梗槩
兮欲蕭蕭而去眼將絕之言語兮忽歷歷而經心謂逝者有知
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逝者無知兮誰職為此夢也憑源史之
不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予聽回廊窈窕月皓白兮無復曩時之

履聲擊平生之餘製兮香澤其猶未沐雖飄其日敗兮吾不忍改其此佩愁夢也其中予兮如醒酒之不化欲別離之幾時今誰與夏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亦一無窮六七十便了平生兮何異木末之有狂風待外物而造我兮固不若放之自得之場彼莊生之一缶兮亦何異荀氏之神傷吾固知藏於天者至精交於物者甚粗飲泣為昏瞳之媒幽憂為白髮之母憂傷泣下不可安排兮如孟津之捧土彼寒暑之寢化兮天地尚不能以朝暮自榮也而不寐今夜覺也而過中雖來者猶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之從容

古詩

雉朝飛

韓愈

牧犢子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而啄羣雌粥也嗟我雖人曾不知彼雉雞生身七十而無一妻與死

悼

潘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僮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髮髯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周道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折春風綠隙來晨雷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在猶可擊

律詩

悼下

白居易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

感月悲逝者

白居易

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後堂前

舊房

白居易

四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寡妻

羣書要語老而無夫曰寡。此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梁惠恤緯而憂宗周之亡。昭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鴻鴈惠鮮於寡。書思女不夫而孕。列子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見鸞門。

古今事實

共姜自誓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九為寡婦

夏姬內俠。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皇后。七為夫人。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字文士及粧臺。

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列女

求娶娶婦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子弔之見棠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向宗也君出首粗我出首丁又楚之不生曰娶婦也何害前天當之矣左

不納娶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娶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娶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娶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愁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家語始生

寡婦擅財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贊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懷清臺

過寡婦飲

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辭宿免歸

婦寡改適見再嫁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失節事大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語錄

寡婦賦 井序

潘岳

樂安任子咸者有朝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菟焉始孩斯亦生民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叙其孤寡之心焉曰

仰皇穹兮歎息思恩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

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奉靈座兮肅清煇空宇兮曠即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垂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霜被庭兮風入室兮既分夜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但驚悟兮無聞超悄恍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蕭蕭俯隴兮岷峨孤鳥嬰嬰兮悲鳴長松萋萋兮振柯哀鬱結兮文集淚橫流兮滂沱蹈共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余華要吾君兮同死之死失兮靡他

古詩

婦人苦

白居易

蠟髮如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粧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何
允君意輕借老懶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
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
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
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慙傷情
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
言願君再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律詩

鄰婦哭征夫

張籍

雙鬟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得隨今日軍回身獨沒去時鞍
馬別人騎

詩話

寡婦扶喪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
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
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道姓名
便是孤兒寡婦船

出妻

秦書語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辟者嫉妬者惡疾
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三年之
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家語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則怨

耦曰仇威二有女世離中谷有推妻詩出婦蓋為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太過白集判

古今事實

三世出妻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二世出妻家語後序

無子出妻

梁叔魚三千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也六帖

蒸梨出妻

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入曰

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家語

留其婦見姑舅門

取棗去婦

王吉妻取東家棗食吉乃去之

遣妻遭雷

後漢郭林宗見黃允以後才知名謂曰卿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二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黃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分財出妻

後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通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承宗事遂呵叱妻出門

叱狗去妻

鮑永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取水遣妻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離妻致怨

晉王珣及珉皆謝氏婚太傅安死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遂為

仇怨

因妬告絕

晉謝邈為吳興太守邈妻却氏妬以魏取妾怨對與書且絕邈疑問下生仇玄達為妻作斥玄達玄達投孫恩害邈

違姑去妻

季適秀妻罵媵婢母聞不樂適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古今文集

雜著

古人因事出妻

或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

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知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比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恚以天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比狗於親前，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是亦淺矣。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二箇含意。

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可嫁，出友令可交，乃此意不白是也。伊川語錄

古詩

棄婦詞

顧况

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木末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两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賤，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妾以顛領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與相連。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似

元夫

去婦怨

孟郊

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藉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
去今日翻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
絲絃

去婦怨

戴叔倫

出戶不敢啼風悲日淒淒心知恩義絕誰忍分離別下坡車轆
轤畏逢鄉里親空持床前幔却見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
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相似

白頭吟

李白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月雌弄秦草芳寧同為死

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
但願君思顧妾深豈憚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
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
水落花辭條羞故林飛絲本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
來強索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
且留琥珀枕曾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盃棄妾已去難重回
古來得意不相負只今惟有青陵臺

詩話

出妻復還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乃為詩以別曰當時心事
已相關再散雲收一晌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天山

遂如初

妬妻

羣書要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史記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江有汜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韓文

古今事實

殺婢斃頭

後漢袁紹死妻酷妬殺紹寵妾五人為死者有知恐見紹地下乃斃頭墨面以毀其形

不畜媵妾

馮衍字敬通妻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曰劉孝標云予與

敬通二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曰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二同也本傳

書遣妬妻

馮敬通有二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家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藝文類聚

疑夫私乳母

賈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便殺之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嗣本傳

韓婢作樂

謝安夫人劉氏韓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韓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梁柳惔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累不敢視僕射張穆與惔狎而為惔妻賞敬穆詣惔先相問夫人從每欲見妓常因穆請奏樂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日

周姥當無此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多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是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始記

密置妓館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萊菔於別館以處之曹氏知而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轅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我見亦憐

桓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嘗著齋中妻南郡王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刀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歛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

老奴遂善待之王子年拾遺記

夫死猶妬

齊劉瑱妹為鄱陽王妃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令陳郡殷舊畫鄱陽王與寵姬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病亦除差

推婢墓中

于寶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本傳

寧死亦妬

兵部尚書任瓌賜一豔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勅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宦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朝野僉載

刻眉灼眼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一婢新買粧稱佳崔怒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染灼其兩眼角以采傳之及脫癩如粧焉西陽雜俎

伴許就婢

李福妻裴妬忌福鎮滑臺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至節度使

指使者不過奴隸夫人得無甚乎裴曰未知公所願者指所獻
女奴裴許諾福賂左右夫人沐髮必來告既生福乃伴為腸痛
促召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髮盆中既問所苦福業
以病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乃以藥投小使中進之明日監軍
事來問候福具告之皆大笑語林

堂名四畏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
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園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言曰
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卒無嗣
趙槩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止妬

楊夔 英華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且為邪后所察動
止皆有隔劫其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
山海經云以鵠鷄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蓋試諸梁武
從之却茹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
羞諸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
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革心
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
誠於血生其議遂寢

古詩

事文類聚後集

桓妬妻

梅聖俞

昔聞桓司馬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王悍妬誰與俱持刀擁羣婢徑往將必屠妾時在窗前解鬟臨鏡梳髮雲垂地望妾冰照豈妾初見主來縮髮下庭隅歛手語出處國破家已殂無心來至此豈願奉君娛今日苟見殺雖死生不殊主乃擲刀前抱持可長吁日我見猶憐何況是老奴盛怒反為喜哀矜非始圖嫉忌尚服美傷哉今亦無

詩話

詩刺畏內

孫公素畏內嘗求坡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温嶠握刀歲晚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為程宣徽

門賓後娶程公女性極妬悍故云 侯鯖錄

河東獅子

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季常畏之至或詬罵未已聲達于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丘居士賢譚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柳郡望河東蓋借用傳燈錄河東獅子吼也

潘婦

羣書要語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秩序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 惟士與女伊其相謂贈之以芍藥 秦消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

事文類聚後集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 滕文公

古事實

女妻貪浬

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其美光可以鑑名曰女妻樂正后獲取之貪浬無厭忿戾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弄滅之瓊是以不祀

夫歸遇姦

燕季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公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属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為之柰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韓文

嫪毐通后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太陰人嫪毐道報反 毒 昌改反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娠生子子皆匿之史

文君夜奔

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其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既罷文君夜已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才我不忍殺一文不與也相如與俱之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着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耻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家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五 五十一
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賈田宅為富人

賈女竊香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
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塵
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踏捷絕人踰牆而
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計武帝
惟賜已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至密門閣急峻
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
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充乃取左右婢者問即以狀言
充秘之以女妻壽

冀妻通奴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冀甚寵暱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
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因與私通宮內外兼寵權威大震

賈后求少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
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辨之小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卜
者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即隨上軍內羅箱中行可
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羅箱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
即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而形青黑色有
後有疵共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訕笑而去時他人
入者多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食輿載婦

後魏宗室又明帝時以領軍事政臥婦人於食輿以相覆之輿入禁中直衛雖知莫敢言者

公髯如戟

齊褚彥回為梁吏部郎山陰公主潘恣窺見彥回悅之自前廢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公主夜就之彥回不為移志公主曰公髯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但多與錢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挫娘有邀逐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飽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鸞妻者為五奴自蘇始崔令欽教坊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河間傳

柳宗元

河間潘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行既嫁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其族類醜行者謀壞之乃以車衆造門邀之邀嬉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謁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強之乃從之游過市乃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女客位具食惟牀之側男子效者河間驚跳走出從者馳車歸愈自閉不與從者通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州西浮屠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

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僂坐
 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
 間號且泣婢來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切顧視持已
 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拂然意不能無動力
 稍縱主者幸一遂焉用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
 也日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夫騎
 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滯夫大泣鬚臂相與盟
 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
 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時上惡夜祠其夫無所避既張具河
 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呪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河間大喜闢
 門召所與滯者裸逐為荒淫居一歲所滯者衰益厭乃出之召

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嫌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
 上微觀之監水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太鼻者少者壯者美
 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
 呻吟懣懣以為不足積十餘年病體竭而死自是雖咸里為私
 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感額皆不欲道也

古詩

井底引銀瓶 止滯奔也

白居易

井底引銀瓶 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折 瓶沉簪折
 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
 嬋娟兩鬢秋蟬翼死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
 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墻頭馬上遙相

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
 松柏化為心暗合雙鬢遂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小頻
 有言聘則為妻奔則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
 奈出前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港來更不
 通消息今日非羞歸不得為君一日因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
 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感興

朱元晦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
 倫北農可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滯毒穢宸極唐燭燭
 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片例孰此容侏侏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

古開群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五終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五

十五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寵妾

羣書要語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曲禮賤婢不可以為主西漢

書無以妾為妻左蔡丘之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郊特牲士

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喪服小記感於嬖妾碩人序寵之

專房燕霍后傳今人持被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

韓送殷侑序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六帖

詩句鬱金香汗裏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白集

古今事實

如夫人六

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僖十七

教美人戰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於是出宮中之美人計數十人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乃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左婦人皆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用其次復鼓之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孫子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私盜待兒

漢爰盎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使五百人圍守之初盎為吳相從史私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從史亡去盎自追之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盎見守從史適為司馬買二石醇醪醉西南陬卒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乃以刀夾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盎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歸

私通生子

後堂管絃

絳帳女樂

掩袖泣下

後漢憐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既作飛燕外傳伶玄

與班固同時有文名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也盛時疲精神
馳騫嘗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竹影以手擁
淒然泣下

燕燕相見

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王作樂上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
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時常與張放俱
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聲清性惡

魏武有二妓聲音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
於是選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

携妓東山

謝安樓逢東山放清丘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幃諸妓作樂

我見亦憐

別管妓館金見如妻門

幸妾與政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與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
有寵各洽俗世說

露醜通妾

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
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
之晉紀

開閣放妾

王處仲敦世許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
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
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娶座王妾

晉丞相參軍宋挺乃劉陶門人陶亡後取陶愛妾為妻劉隗劾
奏挺笈其死王而專其室悻在二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為
民奏可

細骨輕軀

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常屑沉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
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迹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

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綠珠墜樓

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孫秀使人
求之崇竟不許崇曰我為爾得罪珠泣曰當効死於君前因自
投於樓下而死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
陽建等母元妻子皆被害

延之墜床

宋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至
損子峻殺之延之痛情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
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俱墜地因病卒

易妓不許

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與惠開有舊設
女樂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以四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斬吉
納其妓啓孝武云詢訕朝政

簾為妓衣

梁夏侯亶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常隔簾奏樂
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娶妾得甥 見無子門

老不遺妾

齊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
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遺此耳
妻止娶妾

張敞欲娶妻 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之 敞慙而止

屏婢見客 見問疾門

老放其妾

白樂天既老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
綽綽善歌舞唱楊柳枝入多以曲名之由是各聞洛下樂天既
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悠然不能對遂不
能忘情焉 按顧况有宣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宣城之愛妾也
宣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

妾為所攘

唐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絕當時武延嗣聞之欲
見既見即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為詩賂闈者以達窈娘窈

娘繫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之使酷吏誣罪知之下獄死
今詩話

妾為夫人

杜佑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謂之妓圍

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天寶遺事

妾孕而嫁

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池陽集

雪兒善歌

雪兒者李家愛姬每賀朋文章有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北

恣瑣言

不許妾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羣妾作時世粧

兒殺其妾

嚴武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其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竊碎其首左右驚曰挺之曰耶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奪賣餅妻

見夫人婦門

處燕子樓

張建封節制武寧納舞妓盼盼於燕子樓公薨不它適

唐文頌後集

卷之十一

六

肉臺盤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

諸妓私客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王即位頗疑北人有鳩死者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盡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及以爲喜然日不能給遂敝衣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且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糶雜而淫熙載見趨過而笑日不敢阻與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日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着衣裳時人謂

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 湘素雜記

武人置妾

杜大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無情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此妾所爲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頗佳書一闕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相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聲色移人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一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二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之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

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藍尖桶之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婢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息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後人如此龍川志

侍姬狎客

种世衡知環州深得屬羌心胡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恐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羌有二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涼水記聞

侍姬詠客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時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今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伏其量

嫁妾猶處女

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關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言行錄

夫人亡遺妾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千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

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別錄

温公不私妾

司馬温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與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友稱其賢 聞見錄

荆公不留妾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太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煩如初盡以錢賜之 聞見錄

諸婢送半臂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然一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冷而歸

古今文集

律詩

燕子樓

白居易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蘇子瞻

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羣惟深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左
知異日心越着春衫遊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
路截鐘須防舊所臨

朝雲詩 井序

蘇子瞻

世謂樂天有警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王老病不忍去也然夢
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
樂天相伴任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
四五年相繼竟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
詩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憐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
摩應解禪經卷藥廬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

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詩話

送妾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獻之歌以送之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
用楫但道無所苦若我自迎接不用楫謂橫波急也 金陵覽古

絳桃柳枝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
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
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迨歸楊枝窺去家人追獲及鎮州
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
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西清詩話

青蛾復還

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許偕母不許携行會上元節為鶴林之遊
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報歸以詩達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
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喇今日青蛾屬吏君師聞之乃
遣還

唱金縷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云勸君莫惜
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攘妾不還

太和中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詩太尉李逢吉留守求
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眾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

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以疾辭遂罷坐信宿耗絕怨嘆
不能已乃為詩投獻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山蹤向可尋青
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秋窻暗想空相憶書牋誰憐
獨苦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歸照兩人心李但含笑曰大好
詩古今詩詩

鸞鳥寄詩

貞元中張生與崔氏女小字鸞鳥往來後棄之鸞鳥已委身於
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從銷瘦
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見元稹嘗為作歌

一妾歌舞

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其後二妾竟去云雲溪友議

服金石藥

牛僧孺自誇服鐘乳千金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樂天戲贈詩云乳鍾三十兩金釵十二行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方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為出一侍女命彈琵琶華白樂天思舊亦有詩云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及作李博士千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孔毅夫談苑

故妾流落

王說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侍姬盡逐有歌者號轉春鶯

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橋聞泣聲甚悲問之乃轉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云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轉沁園花西清詩話

醉紅裙

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節者至云艷姬路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全飲人俗子同科西清詩話

以妾易馬

每文百來後集

酒徒鮑生多蓄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
一日相遇於山寺兩男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
有客造席賦詩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
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駿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
於凝脂異聞錄

以妓易帶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
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
氣六路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
然遺之開元遺事

妓為蜂螫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獨出
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
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侯鯖錄

侍姬肥偉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役其間有一善歌
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
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
天風雨寒妓頽然不悅而去遜齋閑覽

用事精切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守杭東坡為梓述古今東
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其數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鸞鷲

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
謬作安昌客畧遺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

載姬遠遊

東坡云齊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馬至溪山
佳處輒住終日見者以為異人然季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
故東坡因詩戲之有河東獅子吼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
女以遠遊及暮年其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耳復齊漫錄

妾不容見

李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東坡有詩云怪君一身都是
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

作詩託諷

山谷戲書秦少游壁云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
人非微服過宋風退飛宋父擁尊待來歸秦氏鳥生八九子雅
鳥之兄畢通尾憶炊門北草伏雌未肯增巢冷汝樓莫愁野雉
踈家雞但願主人印纍纍觀此詩當是少游過南京有所聆主
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難之也此篇因有秦氏鳥故事
遂皆寄言衆禽以為戲丁令威以指少游鸚鵡以指所聆者秦
氏庭鳥指少游之細君鴉之兄言其生子已長矣宋都今南京
宋父指南京主翁未句戲謂少游異時富貴雖有婢妾何傷以
開廣細君之意也古樂府云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蓋
用此也

嫁妾非偶

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
小民家裨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
此女既生子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
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因醉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
子勉請田氏各曰國香以成太史之意云

積爽能詩

寇萊公有妾曰積爽公因會贈歌者以束綾積爽作二詩呈公
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當窗下幾度

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意輒輒度寒梭臘天日短不
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
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婢妾

羣書要語楊雄方言凡男而婚婢謂之藏女而婦奴謂之獲張
揖云壻婢之子謂之藏婦奴之子謂之獲莊子音義方言謂荆
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藏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藏亡婢謂之
獲或曰取貨謂之藏皆謂有罪為奴婢者周禮其
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荀子王伯
甲人不可以為
主漢劉輔疏為傅婢所毒王吉傳謂傅相衣服社席之事

詩句 一婢赤脚老無齒 韓贈盧全 越婢脂肉滑 元頽 小婢立我

煎 赤脚兩髻 歐 自遣赤脚沽村釀 歐

古今事實

婢兩盡忠

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王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勝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王父告之則殺王母因僵覆酒王父怒而答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王父之弟聞之直以告王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王父乃厚幣家之列女

家僮萬人

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曰婢妾之總稱

孕者不幸

張倉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賣妾求名

漢王莽成帝時折節為恭儉敢為激發之行嘗私買待婢昆弟頗聞知莽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身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羹爛婢手 見德量門

婢皆讀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旨使人摻着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簿記在怨逢彼之怒

幻術得婢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

幸姑之婢

阮咸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非之詳見姓名門

婢欲姦誘

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閣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姦之其人云不

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呼曰甲欲姦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經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殷共小說

織當問婢

宋沈慶之為步兵校尉文帝欲北伐慶之固謂不可帝使徐湛之謂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帝大笑

以婢馬賂

北齊爾朱文略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賂取之明白平秦王致請文略殺馬列婢以三銀鬮盛婢頭馬肉遺之

擔水通婢

齊張敬兒為襄陽府將時家貧每休假輒庸賃自給嘗為東吳
赤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赤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
乃免

漁童稚情

帝賜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以為夫婦號漁童稚情

婢各為業

唐崔觀老無子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身與妻隱南山
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妻嘯詠相視為娛

質婢許贖

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

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
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相
人矣

買前令女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
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至堂前執視泣曰奴時我父於
此穴地為球窟我戲劇也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
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令詢得實以書抵許今日吾買
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贖吾女嫁貴先為求
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奩篋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
遵伯玉耻獨為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

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東軒筆錄

失身遺辱

王瓊奴乃王郎中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王母凌辱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傳青瑣高議

古今文集

律詩

失婢

白居易

宅院小墻庫坊門榜貼遲舊恩慙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和樂天誚失婢榜者

劉禹錫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去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

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詩話

嫂婢贈扇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私其姑婢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警婢於連帥于頔家給錢四十一萬籠貯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六

十九冬

蕭郎是路人。或有姦邪者。寫詩于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邪。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於帷幌。查匪悉為增飾之。唐宋遺史。子孫父妾。

觀祭使李耕之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皆欲娶之。而不得。遇清明中堂。既月。四子各在一處待之。長子遇於櫻桃花影中。却要給之。曰。可於東南隅相待。以頃。却要燃蜜炬。詔靠照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宿。四子掩面而走。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娼妓部

娼妓

羣書要語娼倡優也。說文。刺繡紋不如倚市門。貨殖序。營妓古

以待軍士之無妻者。雜志。

詩句彩雲易散琉璃脆。白集。

古今事實

幕客逸遊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衛子董報帖云杜書記平善芝田錄

寫真寄郎

崔徽河中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白知退歸徽乃寫真奉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稹為作歌

書仙

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關中第一時號書仙麗情

判僧遊娼見僧門

慈嶺女肆

唐慈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女肆征其錢龜茲傳

古今文集

古詩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涓涓嫦娥月三五盈又缺盈盈翠眉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平湘江兩岸花水深美人不見愁入心含愁更奏綠綺琴山高弦絕無知音美人不知為暮雨今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律詩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一

二

竹枝詞

劉禹錫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席上贈歌者

鄭谷

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到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鴈鴒。

趙令答詩約雙山妓見訪

山谷

晴波瀾鵝漾潭隈，能使遊人判不迴。風入園林寒漠漠，日移宮殿影枚枚。未嘗綠蟻何妨撥，宿戒紅粧莫待催。缺月西南光景少，仍須挽取燭龍來。

詩話

杜牧狎遊

杜牧既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聰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問李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羅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座主，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旁若無人。後三年狎遊，詩曰：落花江上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細颺落花風。本事詩

約妓愆期

杜牧太和末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愆。

意牧曰願張水嬉使人畢觀牧當間行寓自使君如其言兩岸
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髮髻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將至舟中
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後必為此郡若不
來乃從之適因以重幣結之洎周墀入相牧上箴乞守湖州比
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
夫母懼其見奪携幼以詣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
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為悵別詩自是
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
蒲枝麗情

司空見慣

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歸宿傳舍既醒見一

妓在側因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曰
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
州刺史腸一云韋應物過杜鴻漸

骰子賭酒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微吟
骰子遠巡暴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影
鬢還應露指尖據言

童臺柳

韓翃少負才名隣居有姓李者每將娼妓柳氏至其居必邀韓
飲愈熟柳每窺所往來皆名人因乘暇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
所與遊必時賢是必不久因宜假借之李具酒邀韓至謂韓曰

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與韓
韓辭柳曰此豪達者昨暮具言之矣俄就柳歸來歲成名淄青
節度使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
三歲不果送寄詩曰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
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番將沙吒利所奴寵
之專房翊隨希逸入觀見柳氏在輜駟中殆不勝情虞候訝後
日當為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遣沙吒利之第伺
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召夫人僕侍辟易遂陞堂挾柳氏
馳馬而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懼禍訴於希逸希逸以事聞
諸朝詔柳氏還翊異聞集

媚詩毀譽

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蝶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
錯朝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膏耳似鑷愛把曹茸
梳掠鬢首嵩山上月初生端遂往見二子再請曰端端祇候三
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負得黃鸝被繡鞍善和坊裏取
楊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乃或曰
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方雲溪友議

去妓復歸

韓泥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且情屬
至厚泥聞其名召置籍中昱為詩以送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
條藤蔓繫人情黃鸝入任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唱戎

此詞混即時歸之

二宵宿妓

元微之與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管妓與二宵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侯鯖錄

薛陶能詩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陶者有才色府公嚴司空知之遣陶往侍焉後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化出文君與薛陶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公侯欲費刀別後相思隔煙水昔蒲花發五雲高歷情又嘗

薛為校書贈詩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盡不如又善造薛陶炭

太守停旗

劉禹錫泰娘詩風留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旗

彈琵琶

白居易謫江州司馬送客潯陽湓江聞娼女夜彈琵琶作琵琶行詳見琵琶

紅袖拂塵

魏仲先冠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蒲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亦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毛月箱記

屬意小鬟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因鬻以重公今州治尚有石刻泊宅編

好管官妓

呂士隆知真州好管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怒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自安也士隆愍而捨之魏泰詩話

覓愛卿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

問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魏牀十萬兵天戈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妓會僧廬

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管妓而公講之嘗會僧廬荆公往迎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閑偷臥老僧牀鶯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后山談叢

留妓怖走

李泰伯云蔡君謨知福州召飯於後園陳烈與焉時暮春沽酒籍妓唱而過公置妓佐酒舉歌一拍烈怖駭越牆攀木而逝因賦詩云八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迴樓沽酒處

幾多鳴鶯。趁朝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效求僧詩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效學問禪

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掃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驚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

宅編
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太悟。即削髮為尼。

奴僕部

奴僕

羣書要語。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藏者。被藏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以獲得為奴婢也。風俗通。又見婢妾門。蔡三。百人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周禮。趨走給召呼。年夫。中無字。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皂。皂。臣。與。與。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

舍之是無陪臣也昭七廝役扈養注析薪為廝炊亨為養公羊

傳使訓羣騶知禮注騶啞鳴聲也左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

收使之注刀間能蓄豪奴西漢負殖傳騶皂門幹魏司馬芝傳

愛幸監奴注奴之監知家務者霍光傳蒼頭廬兒孟東注漢名

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

侍從因呼為廬兒鮑宣傳佩珥腰鞬為其皂隸徐陵書趨廝走

養皮日休孟亭記與家僕雜居容處也史記公之便了。我之奉

壹皆隔其蹟楊誠齋書

詩句有奴長鬚不累頭韓平頭奴子持筐箱古樂府曾驚陶侃

胡奴異怪不常穿虎豹羣老杜示僚奴鋤藥萬老叟焚香呼小

青施有吾小奴槌我足小婢槌我背白集言老病也

古今事實

紀綱之僕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僖二十四

意氣揚揚見賢妻門

庸保匿作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為人傭保匿作

牛馬走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注走猶僕也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罵僕畜生見沽酒門

人奴封侯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

公主季與王家僮衛媼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媼母也之子皆奴畜之而不以為兄弟青嘗至其泉居室有餅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答罵足矣安望封侯

蒼頭廬兒

蕭望之與王仲翁同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水門東侯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奴殺其王

彭寵奴子密殺寵請闕降封為不義侯東觀漢記

奴乳孤兒

後漢李善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連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祖述有胡奴曰王安逃甚愛之及紹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逃度乎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買奴得翁

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簡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賞婚大會奴在籬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白其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

啼泣遂為夫婦後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遺力助勞

陶潛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失奴所在

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兵交各士

晉王尼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各士王澄胡毋輔之皆與尼

交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尼字季孫

奴通其婢

齊張敬兒初在襄陽貧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殺逃免宋明帝立四方反敬兒為將帝云泰以絲助袁顛為弩弦收籍吳氏家人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以為妾

奴盜金盃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金盃一筭藤絨如故而器皆下奴妄言巨測者公權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語

奴愛其才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嘗楚嚴慘。或勸其去。曰：「悲不能去愛其才。」

蒼頭辦喪

盧懷謹死。家無餘資。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唐紀

折髮獲奴

唐杜生善易。占有二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焉。』可折道。傷髮代之。乃往折髮。奴伏其下獲之。」

奴盜銀器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寸祿。乘間泣。

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二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倦游錄

誤碎玉杯

執燭燃鬚。並見德量門。

託僕以信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瀘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行狀

奴報故主

王達者也。由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七
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雲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
擊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雲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
者遂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言問者四十餘日雲坐貶恩
州別駕仍即特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遠追哭送之防者道
之遠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雲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
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雲感患自死傍無
家人遠使母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
爲流涕殯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遠賤隸也非知有古人
巨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
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
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

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反自視之猶懼其
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撻之以自脫敢望其
優卹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
之 涑水記聞

古今文集

雜著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泉又字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
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家冀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爲
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訝人
無欲者子卽決賣券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七

七

能為也子泉曰諾券文曰神爵二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
 子泉徙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婢奴便了決賣萬
 五千奴徙百役使不得有一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
 縛帶裁盆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碑地刻大枷屈作爬
 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踈坐大吹下床振頭垂釣刈芻
 結葦蠟纒絞不絡任醜粗醜模織履作籠粘雀張鳥結網捕魚
 繳鷹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鷹鷺百餘駟逐鷓鴣
 持稍牧豬種姜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餽食馬牛鼓四起坐
 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披稷種瓜作歌別茹披葱
 焚稭發荷龍集破封日中早鶯鷄鳴起春調治牛馬兼落三重
 含有客至提壺行酌汲水作餉滌盥整披披蒜斷蘇切脯築肉

曬芋臙魚包熬草茶盡力具鋪已而蓋藏閉門惠賣餒猪縱犬
 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惟得菜
 唇頂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
 裁作船下至江州下到煎王為府椽求用錢推紡惡販機索綿
 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
 傍蹉牽夫取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檐荷往來市聚權護奸偷
 入市不得夷蹲傍臥惡言醜罵自作弓刀持入益州貨易牛羊
 奴自交精惠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裁較若殘當作俎凡木
 殺及彘盤焚薪作炭豐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伐牘日暮以歸
 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蒲茅益
 作繩索雨墮無所為常編蔣織箔植種飛李梨柿柘桑三丈一

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訛掌大吠當
起驚苦鄰里張門杜戶上樓擊鼓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
作不得邀遊奴老力索種竟織席事訖欲休當春了石夜半無
事浣衣當曰若有私錢王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
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佗佗批頭兩手自縛目
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
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酹酒真不敢作惡

跋奚奴文

黃魯直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遇得跋奚隴離疏不利
走趨額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姬挽不來兩姬推不去主人不悅
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弄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弄舜俱疲

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
指搗故曰使入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
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隼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
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子不通之則履不可運土費不可
當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目聾者之耳絕
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于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
能乃有所不能焉呼跋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
乎能與羣狙賊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
不能曰是故不能闔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諾若可為者汝
無壯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盥滄金
料簡蔬茹留精黜膻芻肉法欲方臍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

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醢。齏曰晚用薑蔥。潔不欲焦。旋道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炆水。沃沸鼎。斟酌薺。生熟
必告。媿媿臨食。爬垢撩髮。深指舐杓。噉戴懷骨。事無小大。盡當
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收拭蠲潔。寢起覆被。陶瓦髹素。視在
謹數。兄弟為行。牝牡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穢淨。謹循
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拒鬱為黃。紅螺研光。授藍杵草。茅蒐
蒙羊。漿膜粉白。無不媚好。溲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宅
使令。牛羊下來。喚鷄棲。傑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飯飲。猫犬壅塞。
鼠穴。丹鳥攪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餽皆汝之罪也。春蚕三臥。
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締。給錫踈手作。
無有停時。終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二纓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涼蜜水薰艾。出蚊水盤出蠅。果生守樹。果熟守宮。執弓懷彈。驅
嚇飛鳥。無得吮掌。印使袋少。姆媼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
衾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擗東。無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器呼。傳
聲代諾。截長續短。鳥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
能之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滿意。

古詩

余成詩

黃魯直

役者余成。忠信不貳。鄙事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
不善而慎。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
年六十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論

